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李苏伊, 吴熙恩, 束紫晴, 李可萌

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9日

摘要

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 利用2015~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 实证考察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 数字贸易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韧性, 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与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 新质生产力在数字贸易影响区域经济韧性过程中发挥关键中介作用, 但各维度的影响存在时序差异——数字贸易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与推动劳动对象数字化, 直接且及时地增强区域经济韧性, 而对劳动资料的促进作用则存在滞后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 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效应在2018年后随国家战略推进显著增强; 在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 该效应更为突出; 从地理空间看, 东部地区直接效应显著, 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间接发挥作用。本研究为通过数字贸易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数字贸易, 区域经济韧性, 异质性分析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de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uyi Li, Xi'en Wu, Ziqing Shu, Kemeng Li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8, 2026; accepted: April 22, 2026; published: June 29, 202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de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ts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5 to 2023,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a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re employed for analysi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igital trade significantly enhances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 conclusion that remains robust after endogeneity treatment and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lays a cruc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de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yet the effects of its dimensions exhibit temporal differences. Specifically, digital trade strengthens economic resilience by improving labor quality and promo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labor objects, while its effect on the means of labor is subject to a lag.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nhanc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de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as become significantly stronger since 2018, driven by national strategies.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s and in the eastern region, whil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digital trade primarily exerts an indirect effect by enhanc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olicy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regional economic risk resistance through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igital Trade,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大数据与区块链等技术深度融合，数字化浪潮正重塑全球价值链。数字贸易通过线上匹配供需与跨境远程交付，有效降低企业贸易成本。这种变革不仅催生大量新业态，更驱动传统贸易向数字化流程转型。加快数字贸易布局是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必然选择。《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¹提出“创新发展数字贸易”。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²亦强调“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发展数字贸易”。2024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达4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5.4%³。这一增长态势充分证明，数字贸易已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来源。尽管中国数字贸易规模显著增长，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区域经济如何稳定增长仍面临挑战。

本文旨在探究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相关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三支。第一支文献是关于数字贸易的概念、量化与经济效应的研究。数字贸易的概念不断演化，主要区分了狭义的“数字化贸易”与涵盖“贸易数字化”的广义概念。量化指标主要有三类：衡量发展基础潜力的数字基础设施[1]；反映核心贸易活动的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2]；以及评估可持续性的商业与制度环境[3]。数字贸易不仅推动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升级[4]，还通过技术外溢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与数量[5]。

第二支文献是关于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界定、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区域经济韧性的定

¹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0.htm

²https://www.ccps.gov.cn/zl/jj2026qglh/202603/t20260316_170358.html

³https://fms.mofcom.gov.cn/xxfb/art/2025/art_3aeb2e47113845bdb16deb053e5f6e9d.html

义从早期侧重冲击下的抵抗能力与冲击后的恢复能力，演进为包含适应调整乃至路径创造在内的综合能力体系[6][7]。测度方法方面，大多数文献采用构建指标体系，另一种测度方法是构建区域经济韧性指数，反映短期冲击下的抵抗能力[8]。影响因素方面，产业结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与灵活性、社会资本与网络结构、区域的外部联系以及地域文化等，也被证实是塑造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外部因素[9][10]。

第三支文献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量化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学者认为其本质是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载体，以绿色发展为基本方向，代表了高效能、高质量的先进生产力业态[11][12]。量化测度主要有三类：基于 TFP 框架测算技术前沿移动带来的生产率增益[13]；构建涵盖科技创新、产业结构、数字经济等核心维度的多维度综合评价指数[14][15]；以及采用微观企业数据进行代理衡量[16]。其经济效应主要聚焦于赋能地区经济增长[17]和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18]。

现有文献虽已对数字贸易驱动因素进行探索，但将二者置于统一框架下的系统分析较少。多数成果侧重于讨论数字贸易对增长的线性影响，未能充分揭示数字贸易在塑造区域动态韧性中的角色。尤其是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出发，相关理论逻辑仍需进一步夯实。鉴于此，本研究构建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将数字贸易置于新质生产力框架下，为理解数字时代要素驱动与韧性的关系提供新视角。二是不仅关注宏观总量，还深入剖析数字贸易影响区域韧性的微观路径。三是通过实证检验，识别出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在利用数字贸易增强韧性时的短板，为制定政策提供参考。综上所述，本文不仅有助于拓展国际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交叉领域，也为我国依托数字贸易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提供理论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

全球经济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持续攀升，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水平的关键。以数据要素为核心、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数字贸易，正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和效率升级的关键力量，具备增强区域经济韧性的价值。第一，数字贸易通过突破时空限制、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区域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力。第二，数字贸易凭借数据要素的高流动性与强渗透性，提升了区域经济在冲击后的恢复力。第三，数字贸易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与产业关联效应，激发了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转型力。数字贸易不仅倒逼传统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了“制造服务化”进程，还催生新兴业态。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数字贸易能够显著提升区域经济韧性。

2.2. 驱动新型生产力提升的机制分析

数字贸易作为以数据要素为核心、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新型贸易形态，其对区域经济韧性的赋能通过与新质生产力的三大核心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演进，实现其传导效应。第一，数字贸易通过显著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强区域经济韧性的适应与调节力。第二，数字贸易通过显著推动劳动对象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恢复与抵抗力。第三，数字贸易倒逼和驱动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等劳动资料的升级与建设，以劳动资料的现代化为载体，激发了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创新与转型力。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数字贸易通过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维度，增强区域经济韧性。

3. 模型、变量与数据

3.1. 模型设置

为检验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文章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模型，如公式(1)所示。

$$res_{it} = \beta_0 + \beta_1 dt_{it} + \beta_2 Controls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res 表示省份 i 在第 t 年的区域经济韧性水平， dt_{it} 表示省份 i 在第 t 年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 $Controls_{it}$ 为一组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控制变量。为消除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方法， μ_i 为省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异质性； λ_t 为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控制时间趋势与宏观冲击，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β_0 为常数项， β_1 、 β_2 为待估计参数。

此外，在机制检验方面，由于传统的中介效应检验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参考江艇(2022)[20]提出的机制检验方法构建了如下模型：

$$nqp_{it} = \gamma_0 + \gamma_1 dt_{it} + \gamma_2 Controls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公式(2)检验数字贸易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γ_1 为核心系数，表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后，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中介变量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

3.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韧性(res)。选取创新与转型力、恢复与抵抗力、适应与调节力三个方面构建区域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2) 解释变量：数字贸易发展水平(dt)。选取数字贸易规模、数字治理、数字产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政策六个方面测度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3) 中介变量：新质生产力(nqp)。选取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个方面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衡量 2015~2023 年中国省级层面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4)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市场化总指数(market)，用以控制各省以衡量各省市场化程度；非国有经济发展(npr)，用以控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占 GDP 的比重(fdep)，用以控制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 GDP 的比重(govs)，用以控制政府干预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indl)，用以控制各省工业化水平。

3.3. 数据说明

选取了 2015~2023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份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原因，本文不包含我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样本数据。研究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虽然能够捕捉宏观层面的政策效应，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省域内部城市间、行业间的显著差异。受限于数字贸易统计制度演变，现有数据可能未能完全捕捉跨境数字服务等新业态，导致实证结果偏向稳健且保守。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res	0.241	0.140	0.096	0.830	0.191
dt	0.146	0.157	0.005	1.000	0.090

续表

nqp	0.250	0.121	0.074	0.652	0.222
market	8.633	1.890	4.141	13.356	8.674
npr	10.887	2.958	0.189	35.323	11.171
fdep	3.683	1.092	2.118	8.164	3.405
govs	0.253	0.104	0.105	0.738	0.223
indl	0.310	0.072	0.100	0.499	0.317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

为检验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本文首先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估计, 结果如表 2 所示。列(1)和列(2)未控制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数字贸易(dt)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3)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 列(4)进一步同时控制了个体与年份双向固定效应, 数字贸易的回归系数均通过 1%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表明, 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研究假说 H1 由此得到验证。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res	(2) res	(3) res	(4) res
dt	0.640*** (16.83)	0.257*** (8.97)	0.301*** (10.77)	0.230*** (8.90)
market		0.0118** (3.06)	0.0140*** (4.84)	0.00160 (0.55)
npr		-0.000419 (-0.36)	0.0000363 (0.06)	-0.00155** (-2.60)
fdep		0.0704*** (18.89)	0.0206*** (3.35)	0.0104 (1.61)
govs		-0.483*** (-8.72)	-0.449*** (-6.87)	-0.0693 (-0.95)
indl		-0.265*** (-5.49)	-0.130* (-2.01)	-0.0256 (-0.36)
_cons	0.147*** (18.06)	0.0505 (1.41)	0.153*** (3.70)	0.167*** (3.62)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个体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N	270	270	270	270
R ²	0.514	0.884	0.830	0.878

注: *, **, ***表示实证结果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4.2. 内生性处理

鉴于潜在的反向因果以及遗漏变量问题可能导致的内生性偏差，运用工具变量法以期精准识别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净影响。借鉴相关文献，选取 1984 年各省历史邮电业务总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量的乘积作为数字贸易的工具变量(IV)。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为：历史上的邮电通信基础设施是当代数字贸易发展的物理基础和历史前提，两者在理论上密切相关，满足相关性要求。在排他性约束方面，1984 年省级邮电业务量作为历史存量，难以直接对 2015~2023 年区域经济韧性产生结构性影响；全国互联网用户数作为宏观趋势变量，不构成跨省差异来源。二者交互后，工具变量的跨省差异主要源于历史邮电地理分布，通过影响数字贸易间接作用于经济韧性。需要坦诚的是，历史邮电基础可能通过经济发展基础、人力资本沉淀等路径独立影响韧性，本文已通过控制相关变量缓解此担忧；此外，工具变量法仅能缓解而非完全消除内生性偏误。表 3 报告了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的估计结果，可以认为结论是稳健的，并未受到严重内生性问题的干扰。

Table 3. Instrumental variable (IV-2SLS) estimation results

表 3. 工具变量法(IV-2SLS)估计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IV	4.94e-06*** (6.21e-07)	
dt		0.267*** (0.0480)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N	270	270
R ²	0.965	0.886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42.77***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46.313	
Durbin-Wu-Hausman test P 值(H0:dt 为外生)		0.8288

注：控制变量及年度虚拟变量均已控制，系数未完全列出以保持简洁。

4.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以下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下表 4 所示。

4.3.1. 更换解释变量

为检验核心变量测度方式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将解释变量“数字贸易”替换为“电子商务销售额”进行重新估计。列(1)结果显示，核心变量系数在 1%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即使采用更具体的电子商务指标来衡量数字贸易活动，其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依然稳健存在。

4.3.2. 剔除直辖市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在行政层级、政策资源与经济结构上具有特殊性，为避免其作

为异常值对整体估计造成干扰，本文在样本中予以剔除。列(2)汇报了剔除后的回归结果，数字贸易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结论并非由少数直辖市驱动，在一般省份样本中同样成立。

4.3.3. 修改样本时期

考虑到2020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及中国经济造成的外部冲击可能具有结构性影响，为确保结论不受极端年份干扰，本文剔除2020年样本后重新进行估计。数字贸易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结论稳健。

4.3.4. 控制省份特定时间趋势

为更严格地控制各省份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影响，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省份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列(4)结果显示，在控制了这一更为精细的时间趋势后，数字贸易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在考虑了各省独特的发展轨迹后，结论依然稳健。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更换解释变量	(2) 剔除直辖市	(3) 修改样本时期	(4) 处理组的时间趋势
dt	0.00000343*** (9.91)	0.212*** (6.50)	0.227*** (5.28)	0.152** (3.22)
_cons	0.309*** (7.33)	0.0370 (1.07)	0.363*** (6.60)	0.423*** (11.3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270	234	240	270
R ²	0.9912	0.9804	0.9874	0.9976

5. 异质性分析

本文分别从时间维度、工业发展水平维度以及地理空间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具体结果见表5。

Table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表 5.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2015~2017年	2018~2023年	高工业发展水平	低工业发展水平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dt	0.0774 (0.1117)	0.1961** (0.0876)	0.0767*** (0.0268)	0.523*** (0.0726)	0.111** (0.0453)	-0.0449 (0.223)	0.0841 (0.0873)
nqp	0.0679 (0.0840)	0.2194*** (0.0624)	0.135*** (0.0372)	0.211*** (0.0802)	0.0687 (0.0633)	0.0646 (0.166)	0.332*** (0.0674)
N	90	180	135	135	99	72	99
R ²	0.805	0.848	0.951	0.869	0.929	0.868	0.913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5.1. 时间异质性分析

本文以 2018 年为分界点, 将全样本划分为 2015~2017 年和 2018~2023 年两个子样本回归, 以检验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是否随国家战略推进而发生变化。列(1)显示, 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效应在 2018 年前后发生显著差异。2018~2023 年数字贸易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 而 2015~2017 年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政策效应的确在二者因果关系中存在较强干扰作用。随着数字贸易上升为国家战略, 各级政府加大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市场主体参与数字贸易的积极性显著提升, 数字贸易赋能经济韧性的传导渠道得以畅通, 其积极效应因此得以充分释放。

5.2. 工业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识别数字贸易赋能韧性是否受地区产业结构特征影响, 本文依据各省工业发展水平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低两组。列(2)显示, 数字贸易在低工业发展水平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更强, 且在 1%水平上显著, 高于高工业发展水平地区。表明在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数字贸易能够更直接地推动区域经济结构向更高弹性和适应性的方向演进, 从而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

5.3. 区域异质性分析

最后, 本文从地理空间维度考察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影响的异质性。依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将本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结果显示, 东部地区的数字贸易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 而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数字贸易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部地区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东部地区凭借其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与人才储备, 能较好地将数字贸易转化为韧性提升动力; 在中部与西部地区, 数字贸易可能更多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这一中介路径间接增强经济韧性。

6. 机制检验

为进一步数字贸易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 采用江艇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回归结果见表 6。

Table 6. Mechanism test results

表 6. 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区域经济韧性	(2) 新质生产力
dt	0.230** (2.94)	0.452*** (13.14)
_cons	0.167* (2.38)	0.198 (1.78)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N	270	270
R ²	0.6139	0.8582

回归结果显示, 数字贸易的回归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贸易的深化发展有效驱

动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提升。新质生产力不仅依托网络化和信息化优势加速资源向高效率产业集聚，提升风险抵御能力，还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帮助企业感知需求，推动冲击后经济快速恢复。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新经济部门、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而增强各区域的经济韧性。

Table 7. Mechanism test results by dimension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表 7. 新质生产力各维度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1) 劳动者	(2) 劳动对象	(3) 劳动资料	(4) 劳动资料滞后一期	(5) 劳动资料滞后二期
dt	0.190*** (17.37)	0.344*** (8.16)	-0.0728 (-1.67)	-0.100* (-2.58)	-0.169*** (-5.00)
_cons	0.0180 (0.93)	0.0213 (0.28)	0.147* (2.50)	0.281*** (4.34)	0.404*** (4.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270	270	270	240	210
R ²	0.8260	0.8202	0.3493	0.0012	0.0579

在新质生产力的细分维度上，数字贸易的影响呈现出差异化的路径与特征，见表 7。劳动者素质维度上，数字贸易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贸易直接赋能劳动者，增强了区域应对经济波动的适应能力。劳动对象维度上，数字贸易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贸易推动劳动对象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从而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劳动资料维度上，数字贸易的当期影响不显著。考虑到劳动资料升级通常伴随较长的投资周期与建设时滞，研究进一步构建了滞后模型。结果显示，以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劳动资料为被解释变量时，数字贸易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表明其影响存在明显时滞，并在后续期间持续增强与释放。综上，假说 H2 得以验证。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 2015~2023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与异质性。主要结论如下：(1) 数字贸易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韧性。(2) 新质生产力发挥中介作用，但各维度的影响存在时序差异。数字贸易能够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与促进劳动对象数字化，直接且及时地增强区域经济韧性；其对劳动资料的促进作用则存在滞后性，相关韧性红利需在投资建设周期完成后逐步释放。(3) 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效应存在时空异质性。该效应在 2018 年后显著增强，在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数字贸易的赋能效应更强；东部地区的直接效应显著，中西部地区主要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这一间接路径对经济韧性产生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针对东部与中西部差异，实施分类赋能的数字贸易发展路径。东部地区应发挥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链优势，推动数字贸易与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强化其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直接拉动作用；中西部地区则应重点补齐数字接入与平台建设短板，强化新质生产力的中介传导效应，间接提升经济韧性。

第二，建立新质生产力各维度的差异化支持机制，匹配数字贸易的传导时序。短期内，应依托数字

贸易平台扩大知识密集型岗位供给,推动数据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与应用,中长期看,需设立“数字基础设施与核心技术投资专项”,打通数字贸易对“劳动资料”升级的滞后传导堵点,确保韧性红利在投资周期后逐步释放。

第三,以制度创新降低数字贸易的制度性成本,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应优先推进“放管服”改革,建立跨区域数字贸易协同试点,简化跨境数据流动与数字服务准入流程;同时激励中小企业在技术、管理与商业模式上开展创新,将制度红利转化为区域经济韧性的持续动能。

基金项目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立项项目“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数字贸易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2510293028Z)。

参考文献

- [1] 徐维祥,周建平,刘程军.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J]. 地理研究, 2022, 41(1): 111-129.
- [2] 万晓榆,罗焱卿.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J]. 改革, 2022(1): 101-118.
- [3] 韩剑,蔡继伟,许亚云. 数字贸易谈判与规则竞争——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量化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11): 117-135.
- [4] 姚战琪. 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J]. 改革, 2021(1): 50-64.
- [5] 方慧,霍启欣.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的“倒 U 型”关系: 兼议技术吸收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J]. 世界经济研究, 2023(2): 3-18+134.
- [6] 孙久文,孙翔宇. 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和在中国应用的探索[J]. 经济地理, 2017, 37(10): 1-9.
- [7] 曾冰,张艳. 区域经济韧性概念内涵及其研究进展评述[J]. 经济问题探索, 2018(1): 176-182.
- [8] 李连刚,张平宇,谭俊涛,等. 韧性概念演变与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 2019, 34(2): 1-7+151.
- [9] 田光辉,苗长虹,胡志强,等. 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 概念内涵、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J]. 人文地理, 2023, 38(5): 1-8.
- [10] 赵建吉,张馨歆,王艳华,等.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时空格局特征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3, 43(8): 1-11.
- [11] 张林,蒲清平.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6): 137-148.
- [12] 许恒兵. 新质生产力: 科学内涵、战略考量与理论贡献[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3): 1-9.
- [13] Acemoglu, D. and Restrepo, P. (2021) Demographics and Autom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9**, 1-44. <https://doi.org/10.1093/restud/rdab031>
- [14] 蒋永穆,乔张媛. 新质生产力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经济体制改革, 2024(3): 5-15.
- [15] 周文,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 1-13.
- [16] 韩文龙,张瑞生,赵峰. 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 41(6): 5-25.
- [17] 贾若祥,王继源,窦红涛.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J]. 改革, 2024(3): 38-47.
- [18]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1): 51-58.